

Voyage aux pays du coton
Petit précis de mondialisation

棉



棉花國度之旅 全球化簡史

本書獲

二〇〇六年 尤里西斯報導文學獎

二〇〇六年 法國經濟學類叢書獎

導讀

徐進鈺
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特聘教授
洪富峰
高雄師大地理系 副教授

艾瑞克·奧森納 Erik Orsenna (倫敦政經學院 經濟學博士) 著
為法國知名
經濟學家 (現任法蘭西學院院士)
政治學家 (現任法國國策顧問)
暢銷作家 (作品獲一九八八年費固爾獎)
洪肇謙 譯



棉花國度之旅
全球化簡史

作者 艾瑞克·奧森納 (Erik Orsenna)
譯者 洪肇謙

金星★商管IB016

發行人 李家恩
總編輯 黃智成
主編 宋勝祐
編輯 莊琬茹 王怡婷
審閱 魏伶安

VOYAGE AUX PAYS DU COTON

Petit Précis de Mondialisation

棉花國度之旅 全球化簡史

出版者 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振成

總經理 黃山

執行顧問 張雪玲

社務顧問 黃瑞循 黃仁雄

數位總監 陳淑惠

編務統籌 胡惠君

發行經理 張純鐘

教推經理 蕭毅

客戶服務 蔡芳芸

地址：台北縣五股工業園區五工五路37號

電話：(02) 22999822 · (02) 22982836

電子信箱：service@BeautyEnglish.com.tw

經銷商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9178022

印刷 2010年09月初版

定價 新台幣250元

ISBN 978-986-6414-45-9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棉花國度之旅：全球化簡史／艾瑞克·奧森納
(Erik Orsenna) 作；洪肇謙譯。－初版。－台北縣
五股鄉：繁星多媒體，2010. 09

面；公分。－(金星★商管；IB016)

譯自：Voyage Aux Pays du Coton: Petit Précis de
Mondialisation

ISBN 978-986-6414-45-9 (平裝)

1. 棉 2. 產業發展 3. 全球化

434.16

98022776

VOYAGE AUX PAYS DU COTON

de Erik Orsenna

World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6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InStars Multi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推薦序

艾瑞克·奧森納出生在巴黎，他在巴黎大學政治科學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也就是法國著名社會科學重鎮 Sciences Po 的前身）攻讀哲學與政治學之後，又前往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系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開始他在巴黎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課程，而於一九八五年得到法蘭西學院院士的榮譽。他所擁有的豐富社會科學知識，使得他在對於當前全球化發展有著深層的觀察。儘管這樣，讀者在閱讀他這本有關全球化發展的著作時，卻不必預期會如閱讀一般大師作品一樣的艱澀困難，相反的，奧氏是採取了與一般論述全球化的學術著作不同的形式，透過類似小說的題材、旅行筆記的方式記錄田野所得，來告訴讀者他深刻的觀察與心得。如同他自己所說「這就是我的專業：利用小說以及旅行報導，我要打開大門，讓這世界變得更容易被了解……棉花提供我

一個追查全球化的方法，因為在全球五大洲共有數以百計的男女老幼以種植棉花為業，有人種植，有人紡織，有人編織，有人分配發送，另外有人負責貿易，當然還有所的我們都在穿它。透過棉花這樣不起眼的植物，我可以將全球各地成千上億人串聯起來。」在這樣的想法下，奧氏開始他的五大洲旅行田野報導。他訪問了位在非洲與美國的農莊，在巴西的實驗室與大農田，在埃及的博物館，中亞烏茲別克的農戶，以及中國浙江大唐襪子王國。在這些世界各個角落，棉花經常成為一個地區或國家幾百年來賴以為生的經濟作物，也因此深刻的影響了這些地方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發展。

在非洲的馬利他訪問了農民與國有農企業《馬利紡織發展公司》，這個國營企業不僅以保證價格收購棉花，同時提供製作農民生產工具，包括信用借貸、殺蟲劑、種子以及肥料等等。除此之外，它還提供許多公共鄉村服務，例如學校、道路維修，甚至在生產區的醫藥提供。這個棉花國營企業負責整個馬利的出口一半以上，多少會形成貪污的現象，但它卻是保證鄉村基本設施服務到位的重要機制。然而，這樣的機制卻被國際組織（例如世界銀行）視為腐敗的機構，而要求加以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後，在利潤的驅動下，這種應該由政府出面來作的公共服務，卻由於失敗的治理，而無法傳遞。

相同的保證價格的收購，在馬利被視為妨礙自由市場運作的負面政策，在美國卻是長期

在華盛頓政治圈中不可碰的禁忌。美國農業補貼在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七年之間超過一百億美金，而其中棉農取得大半。有趣的是奧氏追問這種對美國與其他國家（像馬利）雙重標準，並沒有得到回應。

來到巴西，奧氏發現大片機械化耕作的農地很多是由大地主侵占而來，而這些巴西棉花莊園主卻令人嘲諷的在國際上與非洲的小農形成聯盟，鼓吹自由貿易，藉以對抗長期號稱支持自由市場，卻大量補貼本國農業的歐美國家。儘管如此，巴西自己也採取關稅保護政策，藉以對抗日益成長的中國紡織品進口。

而在埃及，奧氏則參觀了棉花博物館，告訴讀者其實棉花的全球化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在進行，當時英國蘭開夏郡的製棉工廠由於美國南北戰爭棉花供應停滯，被迫由尼羅河三角洲進口棉花代替。而埃及社會主義式農業重分配，造成小農林立，並不利於規模經濟，儘管之後重新允許私人貿易，但傷害已經造成，品質良好的埃及棉從此一蹶不振。

在中亞烏茲別克，個體的農戶從集體農場中解放出來，在缺乏大量機械化的條件下，動員大量的勞動後備軍，包括學童、老人與軍人都參與到採收棉花的工作。所有棉花仍由政府收購，然後高價賣到世界市場，藉以支持後社會主義政權。其中由政府所有農業銀行理應支付農戶收購款，但經常拖延，造成農戶經濟困難。

最後中國浙江大唐織襪，作為世界的襪都，奧氏發現這裡有一萬兩千大大小小的製襪者，有的是家庭工坊，有的則是大型機械化的襪廠，其中最大的是浙江襪子公司，聘用了上千名員工，每年生產一億五千萬雙襪子（百分之八十外銷）。這裡員工多半來自內地，一週七天，一天十二小時，領的薪水都一樣：一個月一千人民幣，含吃住（宿舍）。好的老闆一年會放一星期的假，讓員工回去擁抱家人。另外，在中國的另一頭，家庭工坊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製襪者，則是利用中國家庭制度來強化這種勞力密集的產業。而奧氏觀察到工坊裡所有人都同意：一個家庭，一個真正的家庭，也就是一個住在這裡的家庭，在華東，這是唯一走出貧困的方式。

在奧氏的旅遊筆記中，讀者也如行雲流水一般快速的看過不同國家地區的棉田與農戶，完全沒有一般社會科學作品的大量引文與艱澀的概念，讓讀者很快進入故事，理解現實，是很容易上手的書。但如果讀者以為這本書沒有深刻的思想與觀察，那將是大錯特錯。奧氏在結論中，他有系統性的闡述他透過棉花所作的全球化觀察，並針對日漸流行的全球化論點加以批駁。

首先，他對於在技術演化下，到底存在原生棉花提出質疑，而認為我們所謂的「棉花」已經愈來愈不是大自然給我們的禮物，而是不斷進行中的創作與混種（hybrid）。這樣的看

法基本上反映了有關對於人工——自然對立的質疑。這在有關基因工程的討論中，已經有些反省。

其次，奧氏對於全球化日益複雜的生產網絡中的仲介者，其實主要是貿易商的角色，特別關注。成千上萬種類的棉花以及衍生的產品，要如何媒介上下游廠商進行交易，在以全球為尺度的範圍中，需要專業的仲介者協助。在這點上，奧氏觀察到制度經濟學中交易成本的重要，往往仲介者會使交易更有效率，但也會增加成本。因此，在效率與成本間尋求均衡，就成為全球化交易重要課題。

再者，奧氏藉由棉業的生產網絡對於所謂《虛擬經濟》的反思，他指出像棉花這種幾世紀來就存在的產業到今天還是深深的影響成千上億人與家庭生活，並無法被虛擬經濟所取代，儘管棉花作為期貨商品也存在已久。從這裡，奧氏告訴讀者過度相信因為網路虛擬經濟帶來樂觀，並無法深刻了解當前全球化真正發展的課題與機會。他清楚告訴我們真實與虛擬經濟的差別：如果虛擬世界依其定義沒有所謂的界限，那麼真實世界的特點之一就是稀少性。在這意義上，奧氏企圖告訴讀者「世界從來也不是平的」，即使在資訊技術發達的今天。

最後，奧氏提醒讀者兩個人類長期歷史路徑依賴下的行動者，一個是國家，另一個是家

庭，仍然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國家在它所處的歷史制度條件下，會對棉花的生產與分配進行不同形式的介入，而不是只由所謂自由市場來決定，包括美國的補貼制度、馬利的國有棉企業，乃至相對自由放任大農莊進行圈地的巴西政府等，都可以看到所謂市場的運作是在這些制度之間的折衝與妥協下所建構出來的一套霸權論述，往往是用來規範與限制後進者（latecomer）的追趕。這正是當前表面追求全球化自由貿易的國際次序的真相，而奧氏就藉由棉花的故事告訴我們宣告全球化中國家終結（the end of the state）過早了。

另一個在當前全球化經濟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經常是現代化論者所忽略的，那種相信福特制大工廠將摧毀家庭工坊的看法，在奧氏的記錄中顯然並不正確。他甚至宣稱「沒有比家庭更好的空間可以集合並組成人力、組織工作、激勵勞工（有時比在工廠還好），並分攤利潤（但不保證公平，尤其介於幾代之間）。沒有比家庭更好的生產單位可以逃避投資限制不能有太重的資金比重，並可以在面對局勢變遷時有更好的彈性。」這種強調彈性、合作與共享的家戶經濟，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不僅沒有消滅，還往往成為積累資本的重要機制。這在非洲馬利、埃及、中亞烏茲別克、以及浙江大唐的個案中都清楚可見。事實上，台灣的讀者只要走一趟彰化社頭（台灣的襪都），就可以清楚這種以家戶為單位形成彈性生產網絡，對於襪業發展的重要性。

奧氏的論點不僅在於告訴我們在全球化經濟中，存在不同生產組織、國家制度、乃至生產網絡，也就是世界不是平的，並非如許多支持全球化論者相信市場制度會透過競爭機制達到淘汰缺乏效率的組織與廠商而趨同（convergence）。更重要的，奧氏指出這些組織與廠商之間存在不均等的權力關係，使得表面上看來更為互相依賴的網絡形態背後，有著社會的與區域的不正義在發生與擴大。例如，家戶雖然是棉業彈性生產的重要單位，但近乎自我剝削的家庭工坊經常成為景氣波動下的風險承擔者，這在我與研究助理進行的社頭織襪業中清楚可見。換言之，世界不僅不是平的，而且產生的鴻溝正在擴大中，越來越難以跨越，這恐怕才是奧氏這本淺顯易懂的全球化寫作所帶來最深刻的省思。

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特聘教授 徐進鈺

推薦序

人類培植棉花，已歷經了七千多年，是運用最廣泛的紡織原料。時至今日，雖然人造纖維當道，棉花的自然觸感，仍舊深受消費市場所喜愛，越貼近身體，自然棉的使用比率越高，例如：內衣、手帕、棉花棒，化妝棉球等等，顯示棉花和人類的親密關係。話雖如此，棉花禦寒不如毛皮，貴氣不若絲綢，耐磨和挺拔輸給亞麻，好像命中注定，棉花要當紡織原料舞台的配角，不可或缺，又總少了點聚光燈。

一直到了工業革命時期，英國曼徹斯特成為棉紡織量產中心，更成為規模最巨大的棉織品貿易市場，號稱棉城（Cottonopolis）：她的手法是，輸入棉花做原料，輸出棉紡織品，掌控棉花市場，是一種典型的，工業先進國支配後進國的全球生產鏈模式。此後，棉紡織工廠成為後進國邁向工業化的先聲，即使是血汗工廠，仍是脫貧良方。只是，先進國已經在全球

生產鏈加入新的配方；包括基因改造技術，農業補助政策，偽裝的關稅，專利權和釐訂產品國際標準，再次揮動生產鏈的控制機制，贏家仍然是贏家。

法蘭西學院院士艾瑞克·奧森納旅行棉花國度之後，寫下他的遊記。閱讀起來，感覺自己像中世紀的製圖者，一邊聽著故事，另一邊一塊接著一塊的，繪畫出遠方的棉花國度。此時，檢視身邊的棉織品，每一物件似乎都述說著一個來自遙遠國度的故事。

高雄師大地理系副教授 洪富峰

前言

原物料是大地之母送給我們的禮物。或蘊藏，或顯見。有些是化石，有些是原礦，而總有一日會消耗殆盡。但來自植物的禮物，隨著陽光及人類的活動，年復一年，終將復始。

原物料是會說故事的禮物，只要我們懂得聆聽。他們會在我們耳邊輕聲訴說著各種故事，從前從前……石油說著，從前從前……大麥說著。

每種原物料自成一個世界，有著自己的神話、語言、爭戰、城市、居民：有良善，有惡毒，色彩鮮明。而每種原物料都以自己的方式，訴說這個地球的故事。



這個故事開始於歷史上的某個夜晚。

男人走過，無意間注意到一株灌木，樹枝末端開著潔白的花絮。我們可以想像他伸出手，人類因而認識了棉花的溫柔。

當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在紀元前三二六年橫越印度河，發現當地男女老幼所穿著的服飾，比歷來所見都更加柔軟輕盈。士兵們大為驚嘆，探聽來由，並收集種子，帶回希臘栽種，但結果令人失望，於是這項實驗便遭擱置，而西方世界便遺忘了這「樹頂的羊毛」。

在印度鄰近的阿拉伯國家進口了這種布料，並開始在埃及、阿爾及利亞，以及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納達、塞維爾等城市廣植棉花與紡織。長久以來，他們將這潔白的花絮命名為「*al-kutun*」^①。

幾世紀間，兩個相異的世界並存：北方的基督教世界穿著羊毛或亞麻織成的衣服；南方與東方的伊斯蘭世界身著棉布衣衫。

十字軍東征除了來回反覆的殺戮外，也促成了貿易交換。不久後，威尼斯的商業因此開展，而棉花的運用也逐漸在歐洲擴展開來。

在此同時，海洋另一頭的美洲也種植著這種灌木。在祕魯就曾發現紀元前一千年的棉織

^① 編按，即阿拉伯文之棉花。

品，而當西班牙艦隊登陸墨西哥時，他們也跟當年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士兵一樣，讚嘆於當地居民衣著布料的輕盈與柔軟。



十八世紀。

因歐洲對棉織品產生狂熱，以致於從印度而來的進口品供不應求。剛發明紡織機的英國決定接下這個擔子，但她需要原物料，於是其美洲殖民地便提供源源不絕的原物料。在北緯三十七度以南的所有區域，包括卡羅萊納、喬治亞、佛羅里達、阿拉巴馬、密西西比、由法國買來的路易斯安那、從墨西哥掠奪來的德克薩斯、奧克拉荷馬、阿肯薩斯、亞利桑納、加利福尼亞等地都種滿了棉花。

為了收成，需要大量人力，史上第一件全球化運動於焉展開，而非洲的悲劇之舞也揭幕上演，工業化與黑奴制攜手同行。當曼徹斯特與周圍城市蓋滿紡織廠的同時，利物浦也成為黑奴中心。

百年後，美國贏得獨立，卻也未曾失職於提供老東家棉花的角色。不久後，一項高尚的道德運動使聯邦當局蒙羞——因其希望禁止南方諸地蓄奴，而南方群起抵制並要求脫離獨

立，南北戰爭也因此爆發。如此一來，該由誰來提供大英帝國紡織的原料？英國的兩個屬地——埃及與印度接下了來自倫敦當局的請求。而隨後，印度也開始提供紡織原料給後起之秀日本。

同時，法國的紡織業結束了故步自封的開發，開始在其非洲殖民地製造。

巴西不願錯過這個機會，在聖保羅地區栽種棉花。該區域雖不是巴西最肥沃的土壤，但因咖啡而使當地經濟蓬勃。

簡而言之，在十九世紀末，地球上布滿了棉花田與紡織廠，而兩者相互提攜。



棉花的栽種並不需要大量用水，僅需要七百五十公釐的雨水或灌溉，但要開花則需要高溫 and 陽光。時至今日，棉花多栽種於北緯三十七度至南緯三十二度間，三千五百萬公頃的土地上，遍布九十餘國。但其中四國（中國、美國、印度與巴基斯坦）即占全球總產量的百分之七十。緊追在後的有快速成長中的巴西、西非、烏茲別克與土耳其。

在地球兩端，我們統稱的棉花，難道在世界各地都是同一品種嗎？

棉花是錦葵目（Malvales）的灌木，屬於錦葵科（Malvaceae）的木槿亞科（Hibiscaceae），

棉屬 (*Gossypium*)，有十二種家族成員為人類所栽種。

草棉 (*Gossypium herbaceum*) 及樹棉 (*arboreum*)，即所謂印度棉，纖維較厚且短。

海島棉 (*Gossypium barbadense*) 則為纖維長而細緻的埃及棉。

陸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則提供介於兩者之間的纖維，占全球總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

人類並不是唯一對棉花有興趣的生物，昆蟲非常酷愛棉花，為了消除這些掠奪收成的貪吃鬼，由大企業資助的研究亦蓬勃發展，今天，在全世界栽種的棉花有超過三分之一經由基因改造，而儘管受到環保人士抗議，這個比率仍在持續增加中。



棉花是植物界的豬肉，所有部位都有用處，所有部位也因此被完全利用。

首先，我們收割最有價值的部分：纖維。這些纖維是圍繞在種子四周纖長的白色棉絮，而透過機器可以讓種子與棉絮分離。這些棉花的纖維均非常柔軟舒適且堅固，可以抗水與溼氣，也不會因汗水而損害，水洗千次、熨燙萬遍也不會壞。容易染色並且固色度佳，這一長串的好處使它植物性或動物性的競爭者相形見绌，連羊毛與亞麻亦然。如果人造纖維是紡織